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6 年 6 月 29-30 日)

1、美国《华尔街日报》：战事耗损国力，俄大国地位下滑

6 月 29 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Global View”专栏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文章《俄罗斯的清算时刻》。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能源收入承压以及前苏联地区离心趋势上升，正在共同削弱莫斯科地缘政治影响力，并使俄罗斯是否仍能维持冷战后大国地位成为现实问题。俄在黑海方向的失败具有战略象征意义。自叶卡捷琳娜大帝以来，黑海控制权一直是俄罗斯帝国想象和地缘战略的核心。但俄军未能夺取敖德萨，黑海舰队又被乌导弹、空中无人机和海上无人艇迫使撤离塞瓦斯托波尔。这意味着俄传统海权优势遭到实质性削弱。冲突拖得越久，俄在前苏联空间影响力就越受侵蚀。美国、中国和土耳其正在高加索与中亚扩大经济乃至军事联系，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也因担忧乌克兰威胁而抵制普京要求其进一步协助的压力。同时，若伊朗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地增产，以及中亚油气绕开俄出口路线取得进展，俄依赖能源收入和能源通道控制获得的战略杠杆也将下降。文章总结，俄罗斯长期结构性弱点均在削弱其大国基础，人

口下滑、科技产业落后、经济表现不佳、中国崛起和民族主义持续增强均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https://www.wsj.com/opinion/the-russian-reckoning-5c3abd6f>

编译：邵洋

2、美国《外交事务》：欧洲正在重新武装自己

6月29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欧洲学者玛丽娜·亨克（Marina Henke）等人的文章《欧洲走自己的路：远离美洲，这片大陆正在重新武装并重组自身》。文章认为，美国政府低估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面对俄罗斯威胁和美国可靠性下降，欧洲正重新思考安全战略，并逐步走向更强的防务自主。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威胁不再只是东欧国家的担忧，而成为德国、法国和英国等主要国家的安全议题。同时，越来越多欧洲人怀疑美国是否仍会履行防务承诺，支持增加军费、减少对美制武器依赖和恢复兵役制度的民意明显上升。在此背景下，欧洲防务投入和军工建设正在加速。欧盟成员国2024年国防开支已高于俄罗斯，德国成为欧洲重新武装的重要推动者，计划继续提高军费，扩大无人机、装甲车辆和重型装备生产，并恢复兵役制度、扩大军队规模。这也正在改变欧洲长期以来德国偏重经济、法国偏重军事战略的分工。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打破了欧洲冷战后依靠贸易、规则和经济相互依赖管理地缘政治的思路。德国总理默茨提出的“原则性现实主义”代表了欧洲新战略

方向，欧洲需要重新重视硬实力，强化军队和军工能力，并持续支持乌克兰；但同时仍应坚持民主、法治和国际合作。文章认为，欧洲防务整合不太可能迅速形成统一的欧盟军事体系。由于成员国利益不同、主权让渡意愿有限，更可能出现多个重叠的安全机制，北约仍是基础，但欧洲国家将承担更多规划、领导和兵力责任。文章也认为，欧洲战略自主面临内部阻力。疑欧力量的上升可能削弱欧洲在军费、对乌支持和防务合作上的一致性。不过，俄罗斯威胁和美国战略收缩仍会推动部分欧洲国家加强安全合作。为此，欧洲不能寄望于特朗普离任后跨大西洋关系自动恢复。即便未来美国政府更重视欧洲，美战略重心仍可能继续向“印太”转移，美国国内政治分裂也会影响其承诺可信度。欧洲因此必须做好独立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的准备。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europe/europe-goes-its-own-way>

编译：吴亦恒

3、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商业利益正重塑美国对外政策

6月26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表资深研究员吉姆·奥布莱恩（Jim O'Brien）的文章《美国“直接回报”战略及其全球影响》。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正以“直接回报（direct return）”取代长期制度建设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则，即优先推动能够为美国企业带来短期、可量化收益的

海外商业项目，而非维护既有国际秩序。这一思路已首先体现在西巴尔干地区，并可能成为美国未来处理中东、乌克兰、高加索等地区事务的政策模板。文章以波黑和塞尔维亚为例表示，美国近期推动波黑“南部互联天然气管道”项目，放松对部分波黑政治人物制裁，并要求负责执行《代顿和平协定》的国际高级代表辞职，为天然气管道及大量国有资产交易扫清障碍；在塞尔维亚，美国则围绕俄罗斯控股的 NIS 炼油厂反复制裁与豁免，并推动由美国企业参与资产收购。此类商业安排可能削弱《代顿和平协定》建立的治理架构，强化地方政治精英与商业利益集团的结合，并为俄罗斯资本重新进入地区关键能源资产创造机会。文章认为，欧洲应认识到美国已将西巴尔干视为商业利益而非安全治理议题，建议欧盟利用能源制裁、市场准入和投资规则等工具，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和国有资产交易保留否决权，同时维护波黑和平架构和塞尔维亚关键能源资产的透明治理。作者警告，如果“直接回报”逻辑持续主导美国外交，其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展至加沙、乌克兰、伊朗和南高加索等地区，推动商业利益凌驾于国际制度和地区稳定之上。

<https://ecfr.eu/article/americas-direct-return-doctrine-and-what-it-means-for-the-world/>

编译：章太宇

4、美国《外交政策》：欧洲正迈向战略自主与防务自立

6月29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高级欧洲研究员莉安娜·菲克斯（Liana Fix）以及冲突预防高级研究员保罗·B·斯泰尔斯（Paul B. Stares）的文章《随着美国的退缩，欧洲现在依赖乌克兰》。文章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正加速向“现实主义与克制”转型，特朗普政府强力推行“美国优先”原则，坚决要求欧洲盟友终止长期以来的“搭便车”行为。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公开转向“印太”地区和本土安全，华盛顿正在逐步减少分配给北约的常规军事资产。这意味着过去由美国独挑大梁的欧洲安全模式已宣告终结，跨大西洋的信任基础正在重构，迫使欧洲必须承担起自身防务的主要责任。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持续的军事行动及其对北约东翼（如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日益严峻的混合战争与核胁迫威胁，建立有效的“自主威慑”已成为欧洲当务之急。为了应对这一变局，欧洲各国正从被动依赖转向主动转型，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并推动武器装备现代化，例如从早期的“重振欧洲”计划演变为更具针对性的“备战2030”（Readiness 2030）战略。这些举措表明，欧洲正在将财政承诺转化为切实的常规与常规威慑能力，通过在东翼加快部署全面战斗旅等实质行动，向华盛顿证明其分担责任的决心，同时对莫斯科释放出不可动摇的防卫信号。文章强调当前的危机虽然对北约的传统凝聚力构成了巨大冲击，但也为建立一个更平衡、更可持续的“北约欧洲化”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未来跨大西洋联盟的稳固，将不再取决于美国单方面的安全保护伞，而是取决于欧

洲能否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上达成深度共识，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只有当欧洲具备独立抵御外来侵略、维持区域均势的能力时，北约这一历史性联盟才能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与威慑效力。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6/29/europe-nato-war-russia-ukraine-security-defense-trump-alliance-deterrence/>

编译：王北北

5、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驻欧美军的去留应基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6月26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欧洲和欧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卢克·科菲（Luke Coffey）的文章《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有利于美国》。文章称，在美国国防部长会议期间，美防长赫格塞斯呼吁建立“北约3.0”，要求欧洲成员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时向欧洲伙伴发出严厉警告。他宣布将开展一项为期不超过6个月的审查，以重新评估美国对欧军事承诺水平，这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在近期对伊朗战争中支持不足表达不满。特朗普政府一直将分担防务负担和提升欧洲军费作为对欧战略核心。去年北约峰会上，美方推动成员国承诺到2035年将GDP的5%用于国防，但多数国家缺乏明确落实计划，令美方感到失望。然而，认为欧洲整体未充分支持对伊军事行动的看法有失公允。除西班牙等少数国家在基地和领空使用上设限外，大多数欧洲关键盟友均允许

美国使用其军事设施，尽管未公开宣传。例如，意大利和英国支持了大量战机出动，德国允许使用驻德美军基地，保加利亚也提供了机场支持。但由于部分国家公开反对军事行动，整个北约因此受到负面评价。从积极角度看，赫格塞斯的强硬表态或许是为下月安卡拉峰会铺路，以便为特朗普营造更顺畅、更具外交性的会议氛围。但审查时机令人困惑。特朗普政府曾在 2025 年初宣布全球军力态势审查，但一年多过去仍未落实。近期五角大楼多次提出撤军欧洲的计划，又被白宫叫停。在此背景下，仅用 6 个月完成针对欧洲的专项审查显得不切实际。同时，在特朗普推动俄乌和平进程之际，启动可能削弱美国在欧洲影响力的审查，也并非明智之举。更深层看，这场辩论反映美国政府内部对全球角色定位的分歧：一派主张聚焦东亚应对中国，一派主张收缩本土防御，还有少数传统派坚持全球存在和联盟体系对国家安全的必要性。此次审查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哪一派在未来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最终，驻欧美军的去留应基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非欧洲各国在某一战事上的立场或军费增速。美军在欧洲的存在首先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保卫欧洲只是衍生结果，而非根本目的。因此，理性的安全评估应得出结论：美国从欧洲驻军和北约成员身份中获益匪浅。如果审查真正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大幅削减驻欧美军的可能性不大，这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其欧洲及全球伙伴的利益。

<https://www.hudson.org/defense-strategy/us-military-presence->

6、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中东正借人工智能塑造“新不结盟空间”

6月29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发表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比拉尔·巴洛赫（Bilal Baloch）文章《新不结盟：中东如何在人工智能领域开辟回旋空间》。文章认为，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竞争的主流叙事往往认为，美国和中国掌握芯片、算力、人才、数据和前沿模型，其他地区只能作为技术消费者，在硅谷或北京设定的条件下使用相关能力。但文章认为，这一判断低估了中东尤其是海湾国家正在积累的技术、资本和制度能力。人工智能竞争中的关键瓶颈并不只是算力或模型能力，而是“司法管辖权”。谁拥有模型所属企业的法律管辖权，谁就能在全球范围内影响该模型的可用性。文章以美国政府近期对 Anthropic 采取出口管制、导致其在全球范围内关闭两款最强模型为例指出，前沿模型并非中立公共工具，而是深受所属国家安全政策和政治判断影响的战略资产。中国对本国前沿模型发布实行备案管理，也体现了类似的国家控制逻辑。这种中美主导的技术格局，反而推动海湾国家寻求“新不结盟”路径。海湾国家并非简单地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和中国硬件供应商之间投机平衡，而是在试图为自身争取更大的技术回旋空间。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

分别从不同层面切入：阿联酋致力于建设面向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枢纽；沙特将人工智能纳入“2030 愿景”的产业效率提升和数据治理框架；卡塔尔则试图在人工智能治理和外交协调方面塑造议程。文章特别强调，海湾国家具备两个结构性优势。第一是资本独立性。阿布扎比投资局、穆巴达拉和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主权财富基金，2025 年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投入超过 230 亿美元，其中穆巴达拉单项投入达到 129 亿美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人工智能投资之一。第二是阿拉伯语市场缺口。阿拉伯语母语使用者超过 4 亿，且是互联网使用广泛的语言之一，但在主流大语言模型训练数据中的占比仅约 0.6%，这意味着医疗、教育、政务、金融等以语言交互为核心的应用场景长期处于服务不足状态。文章认为，中东国家当前尚未具备与美国和中国前沿实验室直接竞争的能力，但其意义并不在于立即夺取技术领先地位，而在于通过资本、数据、本土语言模型、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逐步摆脱对单一技术体系的依附。阿联酋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学、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等机构，正在为地区长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提供人才基础。中东正在形成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阵营选择，而是一种在中美技术竞争夹缝中积累结构性自主权的新型战略实践。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menasource/the-new-non-alignment-how-the-middle-east-is-carving-out-room-to->

7、美国 CSIS：美出口管制效力面临削弱风险

6月2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经济项目副总监凯特·科伦（Kate Koren）与研究实习生布拉德·斯皮彻（Brad Spicher）的文章《自2008年以来，实体清单增列速度降至最慢》。文章认为，自2025年10月以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未新增任何实体清单条目，截至2026年6月26日已持续8个月，创下自2008年以来最长增列空窗期，标志着美国多年来的地缘经济战略出现重大转向。文章认为，实体清单长期作为美国出口管制的核心工具及对华科技施压的重要支柱，此前历届政府平均每35天即更新一次，旨在拦截向中国转让半导体技术及向俄罗斯、伊朗转运两用物项的采购网络。然而，增列行动的持续停滞使清单难以覆盖不断变换名称和中介的新兴采购实体，其管制价值正逐步削弱。2025年9月，BIS曾推出“关联方规则”，将管制范围扩大至被列实体持股50%及以上的关联企业，一度使中国境内约2万家企业受到波及。但2025年10月中美元首峰会后，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缓和，美方随即暂停涉华出口管制行动，并对“关联方规则”实施为期一年的暂缓执行。文章最后强调，实体清单增列的长期停滞反映出美国在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上面临的两难境地：扩大管制虽可提升效力，

但亦招致中国强烈反制并冲击双边关系；暂停增列虽为外交缓和创造条件，却使既有管制体系逐渐失能。如何在中美战略博弈与管制工具效能之间寻求再平衡，将成为美方未来政策调整的关键命题。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ntity-list-additions-cool-their-slowest-pace-2008>

编译：王语嫣

8、英国查塔姆研究所：俄亚洲外交难以实现其乌克兰战略目标

6月23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表欧洲及俄欧亚项目主任格雷瓜尔·鲁斯（Grégoire Roos）的文章《普京的亚洲外交或能帮助俄罗斯避免孤立，但无法实现其在乌克兰的目标》。文章认为，俄罗斯通过加强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接触，证明其并未像西方预期那样陷入全球孤立，但这些外交关系无法帮助莫斯科按照自身条件结束乌克兰危机。文章认为，许多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继续与俄罗斯交往，主要出于战略利益，而非支持其对乌立场。俄罗斯仍是核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重要能源出口国，也为不愿完全接受西方战略选择的国家提供合作空间。然而，中国、印度和东盟国家均未支持俄罗斯提出的结局，莫斯科也未能迫使乌克兰接受其领土要求。文章最后强调，俄罗斯与东盟的合作同样表明其没有被孤立，却不代表其重新取得亚洲领导地

位。亚洲国家愿意在符合自身利益时同莫斯科贸易和合作，但并不准备加入俄罗斯阵营。普京的亚洲外交能够为俄罗斯带来政治空间、合法性和国际能见度，却无法解决俄乌冲突持续限制其国际地位的根本矛盾。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06/putins-asia-diplomacy-may-help-russia-avoid-isolation-it-wont-deliver-his-goals-ukraine>

编译：朱邯

9、美国《国家利益》：哈萨克斯坦“中等强国”转型改革成效取决于治理能力

6月24日，美国《国家利益》发表里海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埃里克·鲁登施霍尔德（Eric Rudenshiold）的文章《哈萨克斯坦迈向“中等强国”的雄心》。文章认为，哈萨克斯坦正积极提升战略自主能力，谋求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中等强国”，其战略重点在于依托互联互通重塑地缘经济定位。

“新哈萨克斯坦”改革旨在扩大与欧洲、美国及海湾国家合作，通过投资“中间走廊”连接欧洲市场，增强对外经济联系的多元化。然而，哈萨克斯坦经济仍高度依赖碳氢化合物出口，约80%的对欧石油出口经由俄罗斯控制的里海管道财团（CPC），使其经济安全易受外部压力影响。在制裁与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加速推进多元化战略：加快港口、铁路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多方外资，并发展关

键矿产加工能力以提升产业链价值。但当前改革面临多重限制：中间走廊面临港口瓶颈、海关低效和协调不足等制约；关键矿产战略面临监管可预测性挑战；国内治理改革进展与执行力度存在不确定性。文章最后认为，哈萨克斯坦的战略转型成败，取决于其治理能力与地缘政治雄心同步推进。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ilk-road-rivalries/kazakhstans-bold-bid-for-middle-power-status>

编译：许紫婷

10、美国《国家利益》：亚美尼亚以和平与主权重塑国家未来

6月26日，美国《国家利益》发表图兰研究中心主任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的文章《亚美尼亚如何克服其“注定失败的事业”》。文章称，亚美尼亚曾长期坚持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领土主张，长期加深了对俄罗斯安全保障的依赖，并在2020年战败后陷入更深困境。总理帕希尼扬转变策略，放弃对纳卡的领土主张，以此换取国家主权和长期和平，这一选择让他背负“叛徒”骂名，却仍赢得2026年6月7日的连任，表明多数民众认同和平优于永久依附别国利益。亚美尼亚正通过修宪公投，预计2027年将这一承诺制度化，而巴勒斯坦运动则因固守类似的不切实际主张、拒绝妥协而陷入相同陷阱。亚美尼亚的案例表明，对小国而言，真正的主权不在于坚持无法兑现的领土诉求，而在于拥有选择未来的自由。虽然吞下失败苦果，但亚美尼亚有望因此成

为一个更强大、更自由的国家。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ilk-road-rivalries/how-armenia-is-overcoming-its-lost-cause>

编译：叶丽娜·叶尔兰

11、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借东盟峰会拓展外交空间，但经济收益仍受制约

6月25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的文章《伊朗战争助推俄罗斯借东盟峰会赢得外交胜利》。文章认为，2026年6月俄罗斯在喀山举办与东盟十一个成员国的峰会，九国元首出席。尽管峰会期间莫斯科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但克里姆林宫仍视此为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东盟国家之所以积极赴会，主因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能源和化肥价格飙升，而除文莱外所有东盟成员均为能源进口国，急需寻找可靠替代供应商。俄罗斯借机强化其油气、化肥、核能设备和武器出口伙伴形象，峰会期间签署了能源合作联合声明，且所有公开文件均未提及乌克兰危机，俄媒对此大肆宣传。双边洽谈中，俄军方高层参与会见越南、马来西亚领导人，显示双方继续保持军事合作沟通。然而，峰会实际商业成果有限，未公布新合同。俄对东盟年贸易额约220亿美元，远不及对华2280亿美元，且受制于远东基建薄弱、西方制裁、支付障碍及俄内部财产再分

配风险，短期内难以改变对华依赖。总体而言，莫斯科利用中东局势带来的市场缺口，在战场上承受压力之际，成功展现了自身仍具全球影响力的象征性胜利，但经济收益的实质性转化仍面临多重结构性制约。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
eurasia/politika/2026/06/russia-asean-summit-results](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
eurasia/politika/2026/06/russia-asean-summit-results)

编译：程畅

12、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俄东盟喀山峰会凸显能源合作与多极化趋向

6月26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发表俄高等经济大学欧亚与亚洲综合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科罗廖夫（Alexander Korolev）的文章《来自喀山的爱：俄罗斯—东盟峰会主要成果》。文章认为，6月17至19日喀山峰会期间，多数东盟国家领导人出席峰会，包括传统亲美的菲律宾和新加坡，这表明即便承受西方压力，东盟国家仍愿与俄对话。峰会通过了《2026—2030年俄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综合行动计划》等四份文件，新计划相较2021年版本更突出危机应对，重点强化能源稳定、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核能合作及海上安全（反海盗、保护水下基础设施）。但金融互联互通进展有限，仅以“自愿对话”表述，回避本币结算实质推进；与EAEU、SCO及BRICS的制度对接仍属倡议阶段，且不再提及APEC、IMF、G20等平台。文章认为，峰会虽无突破性

成果，但俄有望借此确立在东南亚作为能源安全提供者和高技术出口国的长期定位，尤其是核电项目全链条合作，弥补此前俄在区域经济影响力不足的短板。若项目落地，将倒逼金融基础设施改善，并为俄塑造可持续战略伙伴形象。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iz-kazani-s-lyubovyu-osnovnye-itogi-sammita-rossiya-asean/>

编译：崔惠景

13、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俄罗斯与塔利班关系持续深化

6月26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卢克·科菲（Luke Coffey）的文章《俄罗斯与塔利班关系持续深化：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文章认为，自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俄罗斯持续加强与其接触，现已成为唯一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合法性的国家，并于2026年5月同塔利班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俄方认为，加强与塔利班合作有助于制衡“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并借美国仓促撤离阿富汗后西方影响力下降之机扩大自身地区影响。与此同时，俄罗斯还试图通过深化同塔利班、中国、伊朗、朝鲜等力量联系，提升其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外交认可度和国际影响力。文章称，该协议可能涵盖军事培训、技术援助及俄制装备维护等内容，标志俄塔关系已由外交接触、经贸合作进一步延伸至正式安全合作。近期有报道称，俄方可能直接资助并训练一支约8000人的塔利班精锐部队。文章认为，俄塔关系深化将削弱

美国在阿富汗及周边地区利益，并可能推动俄乌冲突进一步国际化；同时，俄塔合作也被视为俄罗斯构建反西方关系网络的一部分。此外，俄罗斯提供的安全援助还可能增强塔利班内部镇压能力。

<https://www.hudson.org/terrorism/russia-taliban-relations-are-growing-implications-us-policy-luke-coffey>

编译：马奕源

14、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当代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状态而非世界大战

6月24日，俄罗斯瓦尔代讨论俱乐部发表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费耶夫（Ivan Timofeev）的文章《当代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还是世界大战？》。文章认为，尽管俄罗斯与美西方长期对抗、美以对伊朗动武、全球多地冲突不断，但将其定性为“新世界大战”为时过早。文章认为，当前国际关系仍处于典型的无政府状态，缺乏有效的国际法体系和武力垄断，国家间竞争持续。世界大战的特征在于：主要大国全面参与、冲突遍及全球、存在稳定联盟体系、使用各种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而当前局势明显不同：各地武装冲突缺乏统一对抗逻辑、没有清晰对立联盟、也不存在能够清晰划分阵营的政治学说。所谓的“混合战争”形式并非全新，只是技术手段变化。文章强调，俄罗斯与西方对抗本质上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的长期后果，西方试图东扩，俄罗斯则试图逆转

这一轨迹。作者比喻称，当前对俄局势类似克里米亚战争，乌克兰扮演类似奥斯曼帝国的角色，但西方国家并未公开参战。总之，目前存在的是一系列分散的危机和冲突，而非世界大战。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politics-anarchy-or-war/>

编译：吴文茁

编译：朱邯、许紫婷、叶丽娜·叶尔兰、程畅、崔惠景、马奕源、吴文茁、邵洋、吴亦恒、章太宇、王北北、郭雨凡、段昶宇、王语嫣

审核：王从越、郭铭心怡、许嘉伦、文晶